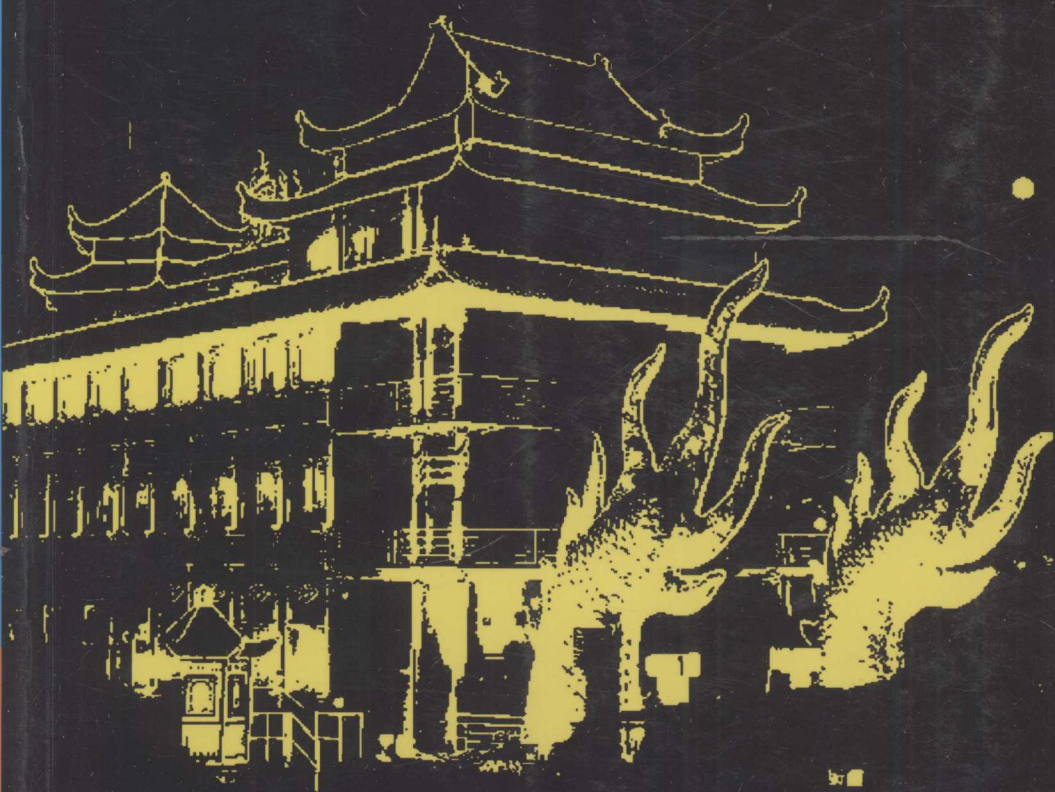


紅場夢

■ 白岳生 著



东西文化

紅場夢

■ 白岳生 著

東西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贈閱

紅場夢

作 者：白岳生

校 對：陳添倫 黎青山

出 版：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ast and West Culture Co. Limited

通信處：香港軒尼詩郵政信箱20107號

P.O.Box 20107 (Hen) Hong Kong.

印 刷：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上環永樂120-122號5樓503室

Rm. 503, 5/F., Yau Sing Bldg.,

120-122 Wing Lok St., Sheung Wan, H.K.

電 話 (Tel)：2545 1971

傳 真 (Fax)：2545 7787

出 版：2009年12月

ISBN 962-8873-43-1

定價：HK \$ 98.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滴水觀世界，一葉落知秋

——序《紅場夢》 · 寒山碧 ·

白岳生先生以逾花甲之齡，用二十年時間，寫出了長篇小說《紅場夢》（又名《萋草集》）。

夢憶，是本書一大特色，大大小小的夢寫了十幾個。長者，滿篇累牘；短者，只言片語。或如詩如畫，美侖美奐，彩雲瑞祥，令人嚮往；或，弄神作鬼，光怪陸離，荒誕不經，令人深思。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作過夢，夢境不盡相同，結局大體一樣……

萋草，是本書一種隱喻，或寫實、或文摘、或曲詞。特別是路邊小草，弱質嫩葉，更多遭踐踏和蹂躪，但都不屈地生長著……

《紅場夢》故事背景是江南山鄉，從一個小地區芸芸眾生像，展露江南的人文歷史和世俗風情。並透過人物的描寫展現二十世紀近百年來社會的“萬象”和人性的“千姿”。

文學作品是社會一面鏡子，反映各階層生活，描述社會百態。但它不是刻板平面地反射，要像X光那樣對社會進行透視，讓社會的污垢痼疾映照到X光膠片上，讓人們作出診斷，對症下藥。唯有不怕揭開瘡疤的傷痛，不怕展露血淋淋的瘡口，才可能做出深刻的反省，因而《紅場夢》這樣的文學作品的誕生是難能可貴的。

《紅場夢》用小說形式表現中國百年的社會現實、國家變化、政壇風雲。小說基本囊括了二十世紀後半葉所有政治運動，描寫有名

有姓的人物有二百多位，還有相當數量的無名無姓卻鮮活的人物，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作者垂老之年，努力去經營，所付出的精神和心血，亦可想而知矣。

也許作者閱歷至泛、感觸至深、思慮緻密；也許作者想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去剖析我們的“存活年代”，在敘事過程中，想表達的太多，不免左穿右插、趨前倒後，結構略顯鬆散，情節有欠緊湊，但未損故事的完整性和連續性，作品可以說是成功的。

作者的宏願是書寫五篇。除本書面世的《萬象篇》、《千姿篇》外，還有《百豔篇》、《什錦篇》和《獨秀篇》。希望作者健康長壽，再接再厲，漸次完成全部作品。也寄希望於年長一輩和年青的作家，共同肩擔起歷史和時代的責任，也拿起筆來如實書寫你們身處的時代。古今中外，不少優秀的文學名著往往是在風雨如磐、漆黑如墨的長夜裏孕育和誕生的，我們經歷了苦難的時代，自然期待優秀乃至偉大的作品產生。

《紅場夢》面世，存有厚望焉！是為序。

寒山碧

2009年10月10日

紅場夢

之萬象篇



紅場夢（又名《萋草集》） 白岳生 著

萬象篇

有過多少往事，
仿佛就在昨天；
有過多少朋友，
仿佛就在身邊；
也曾心意沉沉……

委婉、含蓄，如泣如訴的歌聲在大街小巷裏迴蕩。中央電視臺，每晚黃金時段，在播放反映幾家人在“文革”中，悲歡離合的五十集電視連續劇《渴望》。

人們好像自己心中的一根什麼弦被撥動了，產生了共鳴。竟出現了萬人空巷的情景，這可是多少年來很少發生的事情。

似縣縣委副書記、縣長高文也一改往常吃好晚飯就外出蹣跚一會，然後到辦公室去圈閱文件，翻看材料的習慣——早早爬上二樓，半倚半靠在席夢思床上，等著這部北京電視中心攝製的片子。

妻子瑞英曾多次向丈夫提意見，瑞英認為作為領導幹部，每晚七點的《新聞聯播》不能不看。另外，緊跟國內外形勢，配合中央戰略部署拍的電視教育片，也應該看看。她希望丈夫能在家多呆上

一會，能多陪自己一會。而高文總是回答說：“午間新聞”已看過了。至於電視片，總是千人一面，讓人煩，還不如到辦公室，看看報告，翻翻內參，批批文件。

想不到一部《渴望》竟將丈夫留在家裏。不過電視片一結束，他還是要去辦公室再呆上二、三個鐘頭，要看的文件、材料，和要批的報告也確實太多——誰讓他是一縣之長。這點瑞英倒是體諒的，當年她也有切身體會——不管怎麼說，晚飯後，丈夫總算能留下一個多小時。

自己那寶貝兒子在地區師專委培讀書，家裏只有夫妻兩個人。瑞英將餐桌清理好，急忙地清洗著鍋碗瓢盆——乾乾淨淨，有條有理才像個家。

丈夫不願呆在家裏，特別是晚飯後這段時間，還另有原故：因為，晚飯後，是人們“串門”的黃金時段，那些本事不大，卻利嘴快舌的“跑官”人，常利用飯後這段時間，上門來東扯西拉，無非是要權、要官。這類人，有一套見機行事、察言觀色、自我吹噓的本領。信奉“不跑白不跑”的哲理。他們認為官場仕途生涯中勤跑、常跑是讓領導瞭解自己的最佳方法。

這方法有時也的確管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嘛——假如上門跑去的的那位領導是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則“百驗不假”了。

可惜高文不信這一套，並且本能地討厭這種人。可是，這種人也是惹不起的，他們有著各式各樣的背景、靠山。更何況那如簧巧舌，善於搬是弄非。得罪不得，只好迴避，晚飯碗一放下，他就出門。還自我解嘲望瑞英笑笑，自言自語說一句：“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高文也知道，平頭百姓，不會找上門來，小百姓們的油鹽柴

米、針頭線腦的小問題，只會向所在單位或街道居委反映。沒解決好的，最多也是一封“人民來信”寄到信訪組，然後“信訪組”簽上意見，分別轉到有關部門。有時，最後還會重新轉到所在單位或者居委會。

飯後蹣跚，反而會碰上幾個想反映問題的普通百姓。如二輕系統的退休職工拿不到退休工資問題，恰恰在蹣跚時碰上了：據那幾個老頭老太說，他們已多次反映，各部門一直“踢皮球”。高文即時處置，不料，這一次他卻捧到了一個“體恤民情”的好名聲。

《渴望》每晚一集……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首歌，過去未來共斟酌……片尾曲開始唱了。高文連忙起身下樓去辦公室。每天上級來的文件，總有尺高。文山會海問題，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就是禁而不止。

到了宿舍大院裏，那歌聲仍在空中迴蕩。似乎宿舍樓的每一格窗戶都在往外飄逸著那意蘊綿綿的歌曲。

高文邊走，邊陷入沉思，陷於回憶……

（一）

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最後一個秋末，在江南山村一條彎彎曲曲的沙石子公路上，有一個人孤零零地擔著用塑膠布遮蓋著行李卷，蹣跚蹣跚、跌跌撞撞地走著。

“十月小陽春”，天氣本應該暖和的，前兩天一直不錯。可是今日，卻北風呼呼、淫雨紛紛。早上那豎在縣城十字街頭的有線喇叭，預報天氣說：有西伯利亞寒流南下。

那人挑擔的姿態，走步的姿勢，不難看出，他不是這山裏人。他的褲腳也沒捲起，一直拖到腳後跟，褲管濕了半截。腳步有些拖

還。那行李擔，每頭都是繫著一個死繩結，行李卷的擺動和人的步伐總鬧著彳亍，不規則的左右晃動或前後搖擺。

對的，他確實不是山裏人，也不是本地人，他就是當年的高文。上海人，華東師範大學畢業，今天分配到這裏的雙溪公社小學當教師。

憑心而論，他也不冤，這裏山青水秀。何況，說大學畢業，實際大學課程也只正兒八經讀了一年多點時間，大二就“文化大革命”了，造了大半年的“反”。後來，又到蘇北黃海邊的農場去勞動鍛煉了二個年頭，就算是“畢業”了。當然，按當今最時髦的理論，他們比“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多上了“社會學”和“階級鬥爭學”的課程。駐校的軍代表一再說：書本是無用的，而會做工、會種田，才是真正的本領，才能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主沉浮”。

雨滴灑落在山間的竹林裏，嘩嘩作響，遠處山坡間，也不時能看見一、二間刷著白灰的土牆房屋。對於從蘇北南下的高文來說，應該是別有一番滋味。他本會想到“白雲深處有人家”的詩句，可惜今日，無此雅興。肩有些疼，他不停地換著肩，雙手托著扁擔。腿有些痠，腳趾還感到冷，肚子也餓了。

總算是七轉八拐，又爬上了一個坡頂，已走了三個多小時，也不知轉過多少彎道，爬過了多少山坡。每次在上坡前，他總以為上了坡頂就應該看到大的集鎮了，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文教組”的老太說雙溪鎮離縣城僅三十餘里路，是這條山路沿途最大的一個集鎮。

到坡頂一看，又是山重山、水複水，峰巒疊嶂，煙雲繚繞，根本見不到村落，這次還是這樣。

高文看到路旁有一塊大麻石，急急放下擔子，人跌坐到麻石

上，也顧不得潮濕，身上披的濕漉漉的塑膠布也不解下，就從胯後挪過黃色軍挎包，急猴猴地從中拿出一個麻餅啃了起來。這麻餅還是他花了二兩糧票從縣城土產公司日雜門市部買的。他給的是全國通用糧票，找回的卻是四斤八兩、紅紅綠綠地方糧票。高文原想和營業員爭論一番，一想，自己不是到這裏來“落戶”的嗎？出門市部時他為自己那不安心紮根的“一閃念”懊惱，回頭歉意地對那營業員小姑娘抿嘴一笑。那小姑娘竟一時茫然，呆呆地望著他走很遠。

突然一陣狂風，山頂上毛竹的枯葉嘩啦啦地吹落下來，然後又順著公路飄滾，很快無蹤影。

他今天走的這條沙子路是“民辦公助”的新開公路，此路完工之日，當地也轟轟烈烈地慶祝了一番，頭頭們照例讚了一通，譽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這似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也不知咋的，總是塌方。不是靠山的這邊上頭岩石滾落下來，就是馬路靠山潤一邊攔腰陷落成溝壑，因而一直沒有通客車。聽那文教組老太介紹，途中湊巧會碰上裝貨的手扶拖拉機，可以搭上一段路。

高文今天一直沒遇上拖拉機，不過從心坎裏還是感激那位老太，出門時，他已從進門呼“同志”改為喊“阿姨”。

高文眼光從被風吹得遠遠的枯葉收回，注意到屁股下麻石壓著的嫩綠的小青草，在秋末寒風中搖擺著，從那麻石縫中倔強地生長著，等狂風過去又直起腰。

高文將最後一口麻餅投進嘴裏，又揚起巴掌，將掌中剝落的芝麻碎屑也全倒入口中，嚼了一下吞下去。然後伸出舌頭，將嘴唇四周的殘屑也一起捲進嘴裏。將個挎包挪到腰後……突然，那抓著包的手，停住了，高文低頭望著那黃包楞著……

那黃色挎包裹，除了剛才吃的麻餅，就是梳洗牙膏、牙刷、毛巾。再就是一個自己的檔案袋。檔案袋黏著封條，蓋上了封印。由於他一人分配到似縣，組織上決定檔案由他自己攜帶。領導特別交待了紀律，同時也指出這是組織對他的信任，聽到這話時，他心裏熱乎了一陣。

也不知什麼原因，那文教組的老太，在拆封檔案袋前一直笑著的脸突然陰沉下來，手裏拿著張紙，把自己上上下下反覆打量了一番，像醫生號病人的脈象，更像考古學家在研究一具木乃伊。

半晌，她突然拿著那張紙起身到後面去了，那檔案袋和裏面許多表格材料，全攤放在桌上。高文忙別轉頭，不敢去望桌上的東西，想起“瓜田李下”的成語，倒有些忐忑不安。

隔了一會，老太出來了，悶著頭，開了介紹信，叫他到雙溪小學報到。

高文原以為，自己會分配到中學任教，想不到是小學，心往下一沉。那老太大約也看出他的疑惑，補了一句：“小學馬上要‘戴帽’了”。

“戴帽？”高文不解地脫口而出問了一句。

“就是要加上初中班”老太算是解釋清楚了。高文一塊石頭也算落了地。他心想：“現在，這‘戴帽子’一詞詞義，可能是《辭海》一類書籍都解釋不清的。”

老太並將雙溪的位置、路線，一一作了介紹。嘴裏邊講，雙手邊整理檔案材料，重新封好，蓋上印，交給他，讓他直接交學校領導。

出門時，聽老太說，雙溪小學領導是個女的，叫江水英。

“她和《龍江頌》的女主角同名同姓，不知是否同樣颯爽英姿？”高文突然對這位素未謀面的異性校領導遐想起來。很快又覺得自己荒唐，苦笑著搖搖頭，又揣摸了一下背包裏硬邦邦的檔案袋，將背包移到身後，直起身，擔起擔子，“醜媳婦總得見公婆”。

“自己無非家庭出身工商業，高一些，其他方面應該沒有問題，小學、中學成績一直很好，高考前自己聽從了校黨總支書記的動員報告，響應號召報了師範。”

高文邊走邊想，下坡路要輕鬆多了，再加上吃了一個麻餅，肚子也舒坦些了。

不料這次還沒下到坡底，僅僅轉了二個彎，面前突然一下開朗起來。那前方是一個開闊的、四面環山的大盆地。從高處往下俯視，兩條明晃晃像倒寫的“人”字的溪流縱貫其間，真是應了那“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詩句。

雨已停了，天也似乎朗了許多。

學校在一個座北朝南的大祠堂裏，門樓高大，屋簷燕翹。門樓一排六墩約四十公分直徑的石質簷柱托著碩厚的白果質材的額坊和曲櫟。中間正對大門的二根高大石柱上用紅漆書著“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大字。那石柱的雕空鏤花的石底墩已被斧鑿劈砍過。一條長條紅底黃字的“雙溪小學”的招牌，掛在門廊後進的大門旁。

大門虛掩著，高文推門進去，沒聽到學生讀書聲，也沒有老師講課聲，靜悄悄的，學校似乎沒有“復課鬧革命”。

高文環顧了一下四周：中間一方天井，兩邊走廊用木板或磚石分割成了教室。教室門框上倒是都釘了年級的牌子，也是紅底黃字。在蘇北，農場附近學堂裏，也都是將原來的藍底白字的校牌和

年級牌全改成紅底黃字。據說，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因為原先那顏色有“青天白日”之嫌。

高文感覺右廂那邊有個教室裏有人，就在大門邊放下擔子，解下披在身上的塑膠布，朝右廂走去。

右廂有間教室，門框的上方，掛著個畫著紅太陽光芒四射的圖案，上方標有“毛澤東思想學習室”字樣的招牌。屋裏一張長長方臺，圍座著五、六個人。高文發現裏進頂頭一位年輕女教師已起了身。看到座位排次，高文已猜到她應是女校長了。果然濃眉大眼，颯爽英氣流於眉間，比《龍江頌》的女主角要年輕得多。

大概正在開學習會，每個人面前放著本《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著作選讀本》。高文還發現那女校長座位後方有塊大紅匾，畫的仍是旭日東昇，光芒四射。在光芒的半月形線條上，橫書著“毛澤東思想光芒萬丈”金字，紅匾下面是個寶書臺，照例放著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和幾本《毛澤東選集》。

高文停在門口。

“你找誰？”那女人已走到跟前。

高文微笑環顧了一下屋裏眾人，算是和大家招呼。然後說：“我找江校長，我是來報到的。”邊說邊掏出文教組開的介紹信。

“縣裏沒來電話？”高文又補了一句。

看眾人形態，他們不知有個新教師來，高文這時已發現，那六個人中還有一位女教師，長得特別秀氣，只有她雙手搭在胸前，閉著眼睛在養神，並沒在意高文的到來。

“我就是。”面前女人答道，隨手接過介紹信，很快瀏覽了一下。她馬上又驚喜地伸出右手，作握手狀。高文受寵若驚，慌忙伸出雙手，握住了她伸出的那隻肥厚軟綿的右手。

“我姓章，章瑞英，喊小章也行。不興叫校長。”女人倒乾脆俐

落，招呼高文進門。將高文介紹給大家。看來，是文教組那老太夾雜著方言的普通話，高文沒聽清爽。

大家鼓了一下掌，表示歡迎。還有兩位年青男老師起身也伸出手和他握，氣氛一下熱鬧了。不過，那位女教師，胳膊搭在胸前，閉目養神，沒有任何表示。

第一次聽到別人稱呼“高老師”，高文倍感鼓舞、親切。

“今天就學到這裏吧。”章校長已走到自己座位前，也不坐下，一邊整理那臺面上的書、筆記本，一邊環顧了一下眾人，宣佈道。

大家霍地起立，高興地一窩蜂魚貫地出了教室。教師們或以目示意，或微笑點頭，對高文禮貌招呼。高文發現那位女教師卻不同，她雖然從高文邊上擦身而過，可連眼皮也沒抬一下。

高文注意到她身材高挑。

章校長走到他身邊，“走，先把行李安頓下來。”邊說邊前面帶路。

他跟在校長後面，走到大門右側。這裏是將大門右側過廊改建的一間套間。外間辦公，裏間宿寢。門口也有一塊牌子：貧宣隊辦公室。

“先坐一會兒，你看灰塵，老厚的，平時我住在家裏。學校還沒開課，日常也沒人。除了任老師，其他老師都是本地人，都回家住。”章校長邊抹桌椅邊說。她的動作很快，桌椅抹好，又去找茶杯，突然想起水瓶還留在宣傳室。

“我去拿一下水瓶，你看我，見到你來，高興得都顧東不顧西了。”大約是怕對方誤解了自己的意思，又補充了句：“你可是我們學校第一位大學生，又是大城市來的。”

高文笑笑，見章校長出了門，他環顧了一下辦公室，僅一桌一椅。牆壁上貼著一段從《十六條》上摘錄的條幅：在當前，我們的

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桌上放著毛主席著作和兩報一刊社論的單行本，還有一本《九評》合訂本。那一摞書裏，還有一本淡黃色裝楨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日本留蘇學生撰寫。心想：“這本書倒難得，有機會向章校長借閱。”

高文又伸長脖子，向裏房張望了一下，也僅一床一桌，被褥也很單薄，倒鋪得齊整平復，看得出女人那一份周到，桌上也是很厚的灰塵。

等章校長回來時，高文已從背包中抽出檔案袋，雙手遞上。校長似乎並不在意，接過隨手拉開抽屜丟進去，抽屜也沒安鎖，自顧去泡茶。

高文想了一想，還是補了一句：“請校長看看本人檔案，然後給予相應工作安排，我人生地不熟，以後給您添麻煩。”

“什麼添麻煩，一家人了，別講那些二家子的生分話。剛才不是說了，別校長校長的，可沒人任命我做校長——我現在是公社貧宣隊進駐學校的組長。喊我小章就是了。我年紀比你還小呢，山裏人，顯老，都老太婆似的了。工作嘛也別急，既來之，則安之。上級只說，小學要戴‘帽子’，加上初中班。具體操作，還沒進一步指示。”她想一想又接著說：“這樣吧，大門左側，也就是和我房間對面那間，和我這間一樣，視窗對著外面操場，陽光好，空氣也好。不過不是套間，外進是學校食堂，開學後，吃飯也近。沒開學前，你可以到公社食堂搭伙，我去打個招呼就行。假如想自己起伙也行。柴有一大堆，儘管燒，近山不怕沒柴燒嘛。蔬菜方面，學校

有塊園地，以後我倆種些菜——現在地裏還有些黃芽青，是我種的，儘管吃——不過今晚到我家去吃。客氣什麼，也算是給你接風，只要不嫌我們鄉下人，家裏邇邇。”

聽著章校長這一大篇體貼入微、細緻周到的言語；看見她落落大方、熱情奔放的態度，高文心中一陣熱似一陣，心想：果真有江水英的豐采，似乎還勝一籌。

女人約有二十五、六歲光景，圓圓的臉盤，眼睛很大，瞳仁烏黑，蜜色油亮的皮膚，充滿著一種健康飽滿的青春氣息。海軍藍外褂的領口翻著碎花襯衣的衣領，左胸前一枚三棵葵花托著的毛主席半身像像章。高文沒掛主席像，只是別了一枚毛主席手書的“為人民服務”條幅胸針。

高文還是打算自己起伙，學校沒開學，無所事事，每天擔水種菜、劈柴燒飯，也可以充實一下日常辰光，還可鍛煉身體。

不過，今天油也沒、鹽也沒，既然校長如此熱情，也就不客套，順帶認認門。

出房門時，高文有一絲陰影罩上心頭：不知校長明日看過檔案後，又會是怎樣的態度？

（二）

學校所在是陳家村，離瑞英的章家有三里地，當地人稱呼地名時，都把村字捨了。這是瑞英一路上邊走邊說的。

出學校門後，瑞英還故意繞到溪邊，告訴高文哪裏擔水吃，哪裏埠頭可以洗衣裳。雙溪鎮是由於兩條河得名，一曰曲溪，一曰率水。二條河也怪，一條混濁，一條清澈。二條河交叉，合二為一將村落一分為三，這三個村莊，各依主姓而得名，公社所在地叫林